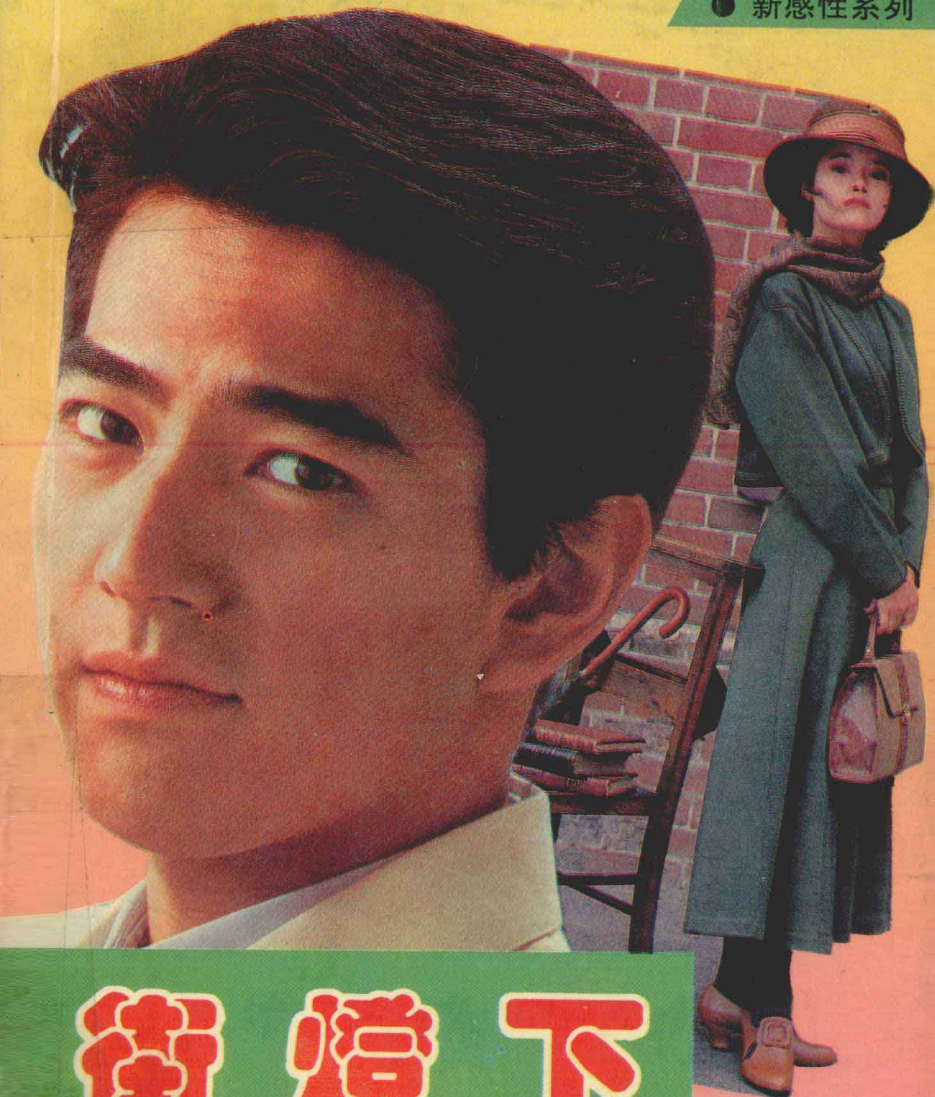


● 新感性系列



下燈街

(香港)岑凱倫

1

×月×日

送走了戴毅，我的心像失落了般的空虚！

我倚立在窗前，静静地眺望着美丽的维多利亚海港，我想戴毅乘的那艘邮船，此时已驶出了海港吧！蓦然间，一声船笛，划破了寂静的空间，我的心更觉空虚了！这一次离别，我们何日才能重逢？

唉！唯望在今夜的梦中吧！

眺望过海港，无数的彩色的灯光在闪耀着，像一堆灿烂的宝石。平静的海面上，行驶着多艘的渡海轮，船上的人都是为了找寻欢乐而奔波于香港与九龙之间，夜总会、舞厅、酒吧是人们寻欢作乐的场所。

香港是天堂，但只是对有钱的人而论。

隔壁那座酒店的顶楼夜总会飘来阵阵悠扬的轻音乐，撩起我心坎里的千愁万绪……爱情事业将我驱逐到十字街头，我徬徨，畏怕极了！

先是爱情，我现在已面临着时间的考验。戴毅走了，此一别是三年！虽然他答应一星期写三封信给我，但世事的变化是很难预料的，谁能保证三年后他对我的爱仍然是像现在那般的坚贞？

再次是事业，我开始恐怕“毕业即是失业”这一话。

虽然我是肄业于香港一间很有名气的英文书院，以我的英文程度，想在写字楼找一份工作应该没有困难，但香港是一个人浮于事的社会，我在香港举目无亲，一个孤单的少女再加上没有人事的扶持，想找一份职业谈何容易？愈想我愈徬徨了！

渐渐……我又回想起与戴毅别离的一刹那，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他透过眼眶内的泪幕，射出一股坚贞的光芒，用很恳切真诚的声音对我说：

“慧，我爱你！鼓起勇气去应付一切，你会找到一份理想的职业的。如果需要的话去找志华，他是我的好朋友，他会帮助你解决一切的！保重！”

别离的伤感，已使我的泪簌簌夺眶而出，喉间仿佛被堵塞着，我说不出一句话唯有带泪望着他步上吊桥，进入船舱内。我紧紧握着他在甲板上抛给我的花纸，那条粉红色柔软长长的花纸，像一条无情的绳索，紧紧捆绑着我的心。最后，船笛凌空高鸣，邮船徐徐地离开码头，我手上的花纸断了，而我的心也碎了，我们就这样分离！

突然间，有人敲着我的房门，我迅速抹去脸上的泪痕。拉开房门一望，是房东三姑。她一看见我，就将脸色一沉，埋怨地嘟起嘴说：

“是你的电话！这么晚了，还有电话，如果天天夜晚都是这样，你还是找别的地方吧！”

“对不起！三姑！”我陪笑着答。

走出客厅，拿起话筒。

“喂！”

“是慧吗？我们在碧瑶夜总会，你立刻下来好吗？今晚

有时装表演呢！”是琳琳的声音，我的同学亦是好朋友。

“我不来了，我想早点休息！”我歉意地说。

“在想戴毅？他刚走了还没有一小时，你已经患上严重的相思病，你不能天天都是这样啊！”琳琳在电话中取笑我。

别离的愁绪再加上找职业的徬徨，叫我怎样能有心情去寻乐呢？我还是婉转地拒绝了琳琳的邀请。将电话挂上，匆匆返回房间。背后传来房东三姑阵阵的埋怨——

“哼！夜这么深了，还打电话来，真是岂有此理……”

关上了房门，我又倚立在窗前。想起远离我的戴毅，茫茫的前程，我的心如铁块一般的沉重……

×月×日

今晨收到母亲从越南寄来的一封信。

在信上她说希望我很快能找到一份职业，在港自立更生总比返越南好。越南是一个战区，生命随时随刻受到威胁，香港是一个自由的地方，总比那边好。最后她说我的弟弟已被应召入伍了，枪弹是无情的，以后母子相见的机会很难预料。家里只有她年老的一个，比以前更寂寞凄凉了……

我看到这里，我禁不住伏在书台上痛哭着！

母亲已是一个风烛残年的人，身边唯一的儿子也被强迫入伍，而我却是孤单一人留在香港。我的愁悒不敢对她细诉，以免增加她对我的惦念。而她寂寞时，遥远的我又不能安慰她，愈想愈使我难过！要不是为了这场战争。我恨不得立刻飞回她身边……

下午，写了十多封应征信，全是写字楼当文员的。坦白说：这些工作都不适合我的个性，但为了生活，我不得不忍

耐点，再说我银行内的存款已一天比一天少了，毕业到现在已过了三个月，我开始感觉生活煎迫的痛苦！

在九龙尖沙咀的邮局将信寄出后，不知怎样打发无聊的时光。溜着……溜着……不知不觉又来到了海运大厦二楼的美心餐厅。

在靠近落地玻璃窗的一张台子坐下，要了一杯咖啡，不禁对自己露出一个苦笑；每天下午我都来这里打发无聊的时光，看着会堂里来往的游客，或眺望着码头停泊豪华的邮船，视线虽然触落在一些物件上，但脑海里是空白的一片，由此可知，无聊是多么可怕呀！

突然间，我听见旁人有人叫唤我的名字，仰脸一望——是琳琳！手里捧着一大包东西。她将阔边圆圆的眼镜取下，活泼地在我面前坐下，轻盈地一笑：

“我打了很多次电话找你，都找不到。后来想一想你一定来了这里，结果真的遇见你！”

“无聊嘛！便来这里坐坐！”我无可奈何苦笑了一声。

垂眼一望她放在台面上那一包包的东西，我知道她准备行装去美国学时装设计。我们班内一班毕业生都一个个赴外国深造了，唯有我，为了经济问题，赴外国留学是属于一种奢侈的愿望，想到这里我又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又在想戴毅？”她要了一杯咖啡，回过头来对我说。

“是的！爱情与面包同样使我烦恼！”跟着我告诉她我今晨收到母亲从越南寄来的信，及信上母亲所写的一切——

她听后，静静地垂下脸，沉思了一会儿然后再仰着脸，用很诚恳的声音说：

“慧，你母亲的用心是很良苦的！她目前是多么的寂

寞，她是需要你的，可是她不希望你返回越南，为了战争的危险。你毕业后已有三个月了，还未找到工作，还是让我回家跟父亲商量，他是董事长，一个电话你便立刻可以在我父亲的公司工作。”

“谢谢你，琳琳，这件事慢慢再说吧！”我的个性就是这样，不喜欢欠人家的情。

“哎呀！你的个性太骄傲了！”她一语道出了我的心思，“我们是好朋友，互相帮助是应该的，这一点点的小事算得了什么！”

我告诉她我刚刚寄了十多封应征信，我要等待这次是否能被侥幸地录取。然后再作另外的打算。琳琳知道我的个性倔强，也不再说什么。

忽然间琳琳想起了什么，立刻拉着我的手，很兴奋地说：

“慧，明天我有一个舞会，你一定要参加！”

“我……”我有点为难。坦白说我现在的心情对任何娱乐也提不起兴趣。

“来吧！你不能为了戴毅而将自己像小鸟般关在笼里！”

“好吧！明晚我一定来！”我终于被说服了。

×月×日

爱美是人的天性，更何况我是个女人。

坦白说以我现在拮据的经济情形来说，我应该尽量节省才是，但为了今晚赴琳琳的舞会，我去尖沙咀一间美容院梳了一个最近流行的发型，然后在瑞典公司密斯佛陀化装部买了一些化妆品，这样一百元又剩下无多了。

琳琳的家是在半山区。参加有钱人家的宴会或派对，不能不打扮一下。今晚我虽然不是盛装，但我的一套白色的晚礼服，再加上我脸部的淡雅化装，我比平时看来更美丽动人。

从土钻身而出，阵阵悠扬的音乐从花园里传过来。琳琳的家是一幢有花园的洋房。有钱人家住的地方不但舒适，环境优美，而且有气派，像我住的只是一狭小的房间，还不时要受房东三姑的气，想到这里真令我有无限的感慨！

穿过花园，这入客厅里，里面的灯光很暗淡，我一时分辨不出谁是谁。朦胧间只看见几对舞伴已在舞池上翩翩起舞。

正感到一阵困窘，琳琳已迎身上前，吐出阵阵的娇笑声说：

“快来吧！有人望穿秋水了呢！”

“是谁？”我很迷惑。

“难道是我吗？”她拉着我穿过舞池，侧着脸风趣地一笑。

琳琳招呼我在一张沙发坐下，便离开我。一会儿她又像一只活泼的蝴蝶向我这边扑过来，她身旁还多了一位男士。

经介绍后，我知道他的名字是圣琪，亦是琳琳的表哥。我们寒暄了几句，琳琳便藉着以主人的身份去招呼别人了；但我冷眼观察，这是琳琳故意给我们有更多单独在一起的机会。我真不明白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她不是已知道我是属于戴毅的吗？如果纯粹要以朋友的态度与她表哥交谈那还可以，但如果琳琳今晚想扮演西厢记里面红娘的角色，那琳琳也未免恶作剧了一点。

我没有恼怒，因为琳琳是我的好朋友。也许这只是我的

敏感，好吧！一切让事实去解答好了！

音乐是一首悠扬的小提琴及钢琴合奏的慢华尔兹舞。他——圣琪，很有绅士风度地站起来，向我微微鞠躬，吐出悦耳而又像诗一般的话：

“让我们来一个感情的散步，好吗？”

我浅浅一笑，将手交给他，我们步下舞池。

这时我发现他有修颀的身材，在柔和灯光掩影之下，他的眸子显得特别柔和，他的头发乌黑而服贴，脸庞英俊而有性格。我发现他的舞步很娴熟，肩膊强壮而有力。

“听琳琳说，你是越南侨生？”他垂眼谛视著我。

我仿佛被一层柔和的月色笼罩着。

“是的！”淡淡中我还是保持着微笑，因为我想起了戴毅。

“听琳琳说你急于找一份工作？”他一停，又很诚恳地加上一句：“我希望能帮助你！”

他最后的一句话引起我微微的反感！也许他认为这样可以表达他对我的关怀吧？但他错了！不论他这句话是否出于真诚，但我认为他已伤了我的自尊心！

“谢谢你！”我冷冷地答：“香港写字楼也需要更多文员，是吗？”我虽然经历了三个月寻职的艰难，希望很渺茫，但为了保持自尊，我不能不这样说。

也许他察觉出我内心的反感吧！只是浅浅一笑，不再说话。但我知道他用微笑来掩饰因为我的冷言而引起他的困窘，他的舞步起了一阵错乱。

刹那间，我感觉到一阵歉意，他是一番好意，怎能算是有伤我的自尊？为了减少他内心的困窘，我将话题转移，用柔和的声音问：

“你的舞步很娴熟，你一定很喜爱跳舞？”

“是的，为了应酬，常常被朋友拉去夜总会。”

跟着我们谈到音乐，及舞蹈。他告诉我他比较喜爱抒情的歌曲，而舞蹈对时下流行的灵魂舞不敢恭维，他认为灵魂舞舞步狂乱，跳起来没有一点美感，他还说比较喜爱探戈或华尔兹，舞步跳起来文静中有狂放，热情而不暴露，是美的流露。

他说话时的神态是那么的自然、洒脱，他那如念诗一般动听的声音，及如星辰一般柔和的眸子，再加上了空间飘荡着悠扬的小提琴音乐声，我有点迷茫、意乱……

音乐戛然而止。我如美梦中唤醒过来。他向我露出一个很温柔的微笑，送我返回座位。

刚坐下，音乐又起了。是一首旋律疯狂的灵魂舞。圣琪向我露出一个苦笑，无可奈何的表情。跟着一位男士向我面前走过来，邀请我共舞。

从抒情的华尔兹的舞跳到最流行的灵魂舞，甚至查查舞、哈拉哈拉，我都跳了。我的情绪随着音乐的旋律，从恬静到疯狂，又从疯狂到恬静：我记不清楚有多少个男士邀请我共舞，但我知道今晚的舞会，除了女主人琳琳外，我跳得最多，也是最受注意的一位。

跳舞的时候，我发觉圣琪静静地坐在一角，向我露出很甜蜜的笑容，仿佛很欣赏我的灵魂舞。

×月×日

搬！决定搬！房东三姑的嘴脸愈来愈令我难以容忍。

昨天晚上我因为赴琳琳的舞会夜归，她竟可恶地与我为难，将大门里面上了锁，而我虽然有大门的钥匙，也不能将大

门启开，幸亏我与圣琪在电梯门口告别，否则在他面前受这样的奚落，面子‘放在那里。

我足足按了十五分钟的门铃，三姑才缓慢地将门启开。一见我，立刻将脸色一沉，悻悻地怒瞪着眼睛，冷冷的埋怨声从鼻孔哼出来——

“哼！这么晚才回来，这里不是招待所！”

真是恶人先告状！她明明故意跟我为难，还埋怨我。何况我临走时有告诉她可能迟一点回来，叫她不要上锁，她偏偏要！

因为已是深夜，我不想与她争吵而骚扰别人的甜梦，只是恨恨地怒视了她一眼，悻悻地跑入自己的房间。

躺在床上静静地想：三姑的态度为什么一天比一天刁恶？那日啰唆我电话多，现在又故意与我为难。我坦白说，虽然我的经济拮据，但二百元的房租总准时交，没有欠她一毛钱，她凭什么理由……

我悠然明白了，还不是为了我还未找到职业的事。怪不得别人常说香港人情薄如纸。原来她怕我长期居住下去，找不到职业最后还不是连房租也交不出。为了未雨绸缪，先给我一点颜色，要我知难而退，早日搬走。

搬家以我一个少女来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主要的是香港的社交很复杂，如果随便搬进一间公寓，对一个少女的身份来说是不太名誉的，你清白不清白只有你知道，别人可有不同的想法。再次，我喜爱环境清静。现在那些房东太太们，几乎一天廿四小时都可以在麻将台上渡过，而麻将吵闹的声音我最吃不消！

三姑没有麻将瘾，是难得的。但她现在摆起那幅令人厌

恶的嘴脸，叫我怎能再住下去。

唉！最好莫过于自己能租一层楼宇，但以我现在的经济能力，那是一种梦想！

想起迢迢千里外的戴毅，想起在越南凄凉寂寞的白发慈母，想起在越南前线的年轻弟弟，想起自己在港的困扰，我不禁热泪盈眶……

晚上，在书台的灯前为母亲执笔写了一封信。为了免她老人家对我的惦念与忧心，我说了一个谎。我告诉她已找到一份工作，在一间出入口庄任文员，月薪三百五十元。

善意的说谎是应该被原谅的！我希望母亲能原谅我！而我现在的心情、苦恼与彷徨，又怎能对她老人家言明？

爱人不在身边！一切的悒愁与痛苦，无人倾诉，无人慰藉，唯有自己去咬紧牙根去承担一切！

孤独、寂寞、空虚与彷徨，最后我承担不了这一切，我伏在书台上暗暗饮泣……

戴毅，如果你在梦中得知我现在心中的苦楚，那么，今晚在梦中抚平我痛楚的心吧！

×年×日

在海运大厦的海天酒楼与琳琳饮茶后，琳琳要赶过海去美国领事馆办理赴美入境手续，我闷着无聊，便独自去新声戏院看了一场电影。影片是由美国黑人影帝薛尼波斯主演的“桃李满门”，故事的内容虽然很平凡，但在平凡中有真实感。薛尼不愧被称为影帝，演技稳定而有深度。片中的主题曲，更是娓娓动听。

散场后回家，一踏入客厅三姑鄙蔑地瞥了我一眼，从沙发站起来，将台面的一束用玻璃纸包裹着的玫瑰花交给我。

我一怔！这是谁送给我的？我向三姑投以迷惑的眼光问：

“三姑，是谁送来的？”

“不知道！”她冷哼一声，便退入她的房闼内，将房门“砰”一声关上。

不回答也罢，听她冷冷的声音，使我倒胃。将视线向花上一望。玻璃纸里面有一个小小的蓝色信封。我连忙将玻璃纸打开，蓝色的信内有一个名片，是圣琪送来的！

是他！想起他，令我想起了黑夜里的星辰，那股令人迷茫的柔和光芒，是从他的眸子里流露出来的！

另外还有一封蓝色的信，是用英文打字机打的，
慧：

请原谅我的庸俗！但在我三思之下，我还是想不出有别的东西比这束玫瑰花更令你喜爱！

今晚大会堂有一出歌剧“蝴蝶夫人”上演，希望你答应与我一齐去观看。不要令我失望，今晚七时半来接你！

谛视着手中那束艳丽的红玫瑰，令我想起他的人。坦白说，他给我的印象也不坏。虽然那天晚上的舞会他与我只跳了一支华尔兹舞，但他温文的风度，及娴熟的舞步，至今也能令我回忆起那美丽的一刹那。

在房里，凝视着花瓶里那束美丽的玫瑰花，我感到很迷乱！怎么办呢？我与他只不过见过一次面，应不应该接受他的邀请与他单独外出？而且我的心早已是属于戴毅了，我不能对他不忠实。

傻瓜！你想到那里去了？现在的社会男女社交是一件很平凡的事！何必说得这么严重？就算是结了婚的男女也不能不要朋友啊！

矛盾、迷乱！我呆呆地凝望着美丽的花瓣，不知道应该怎样做？

在床上躺下，静静地凝视头上的灯光。天又开始黑了，夜又降临了。我可以想像到外面弥敦道上，渡海轮上都挤满了绅士淑女，男的衣冠楚楚，女的雍容华贵，他们都带着如春风一般愉快的心情去迎接夜的莅临，为自己安排节目，去高贵的餐室、豪华的夜总会，陶醉在红灯绿酒下，留恋在悠扬的音乐中，只有欢笑、欢笑、永远的欢笑……

一阵强烈的空虚感冲入我的心扉。不！我还年轻，欢笑、享乐应该属于我！我为什么要折磨自己？我有权去拥有它、追求它。

与圣琪单独外出是纯粹朋友的关系，不能说对不起戴毅！何况当他到了德国汉堡时，我能用狭窄的思想去禁止他与别的朋友外出吗？

只要我们真诚相爱，逸乐是不会改变我们的心。

想到这里，我抛开一切的忧虑，从床上一跃而起，坐在梳妆镜前，亮了灯光开始细意地化妆。

打开衣橱，我选了一套浅蓝色的晚礼服。

刚准备好，我听见外面传来阵阵的门铃声，我知道圣琪来了。

从大会堂出来，我的眼睛还有点湿润。“蝴蝶夫人”是脍炙人口的爱情故事。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世界上的爱情名著都以悲惨为终结？外国的有茶花女、蝴蝶夫人，我国有梁山伯与祝英台。难道爱情真是一首美丽的哀歌？

圣琪浅浅瞥了我一眼，取笑着。

“你的感情很丰富，但不用流泪，这是做戏。”

“难道你看戏时从不流泪？”我笑着反问他。

“从来不流泪？”他摇摇头，展齿一笑，答着：“只有一次，那是我小时候，看罗拔泰莱与慧云李主演的‘魂断蓝桥’时，我哭了。特别看到罗拔泰莱在怀念死去的爱人时候，凄凉地站在桥上，回忆美丽的过去，那时我哭得很惨！”他作了一个滑稽的表情。

我噙着一笑，又接着问：

“为什么现在不再流泪？”

“长大了！”他简单地说，耸耸肩。

不知不觉我们已行到天星码头的海边栏杆旁。他轻轻一指离我们不远的文华酒店上面被玻璃窗隔着的柔和灯光。

“去那里听听音乐好吗？”

明明是夜总会，但他却说听音乐。我回报他一笑，调皮地说：

“只是音乐，没有别的？”

“一切听小姐的命令！”他风趣地展齿一笑，露出雪白的牙齿，还作了一个绅士风度，微微向我一弯身。

他拉著我的手向循道的方向走去。

×月×日

写了十多封应征信，今晨只有收到三封回信。我的心已冷了一半。

在未拆开信前，我祈祷。希望这一次我被录用吧！三个月来多少个失望，真使我有点心灰意冷。如果不是为了生活，我真不愿意接受这精神上的折磨。人的忍耐性是有限的，我不能永远接受失败的打击啊！

拆开信，其中两封说：“对不起！我很抱歉……”不用

看下去，根据以往的经验，我已知道又一次的失望！我将信悲愤地抛在一旁，很想哭，但没有泪！三个月来求职的失败，已将我训练得坚强，坚强的近乎有点麻木，我呆呆地怔视着空间，这就是香港求职的情形。哭是没有用的，眼泪不会使奇迹出现！

另外的一封信叫我今日下午四时去面试一次。但有一个条件，要有三位名流的担保信。

真令我啼笑皆非！如果我认识名流绅士，我还会写信去应征吗？只要一个电话打去，我不但立刻被录用，而薪水方面要比别人优厚呢！算了吧！无谓自讨没趣。

失望复失望，我凝视着窗外的浮云，脑海是一片空白，心情是麻木的一片……

渐渐……我想起戴毅临别时对我说的话：“如果有困难，去找我的好朋友志华，他会帮助你的。”

我翻着地址簿，找着志华的电话号码。但当我执起电话筒的时候，我犹豫着，我没有勇气向一位陌生人求助。虽然他是戴毅的好朋友，但我们素昧平生，我不能冒昧向他求助。而且我的自尊心又阻止我。

琳琳与圣琪的好意都被我拒绝，我怎能将自己的自尊心撕碎而向一位陌生人求助？

我气馁地返回房间，感觉到前途茫茫，我不能永远这样下去啊！无工作寄托的生活是苦闷的！而且在经济上我不能没有收入。

所谓坐食山空，生活的鞭子已渐渐迫落在我的肩膀上。

外面的电话响了。可能是我的电话。为了避免三姑的埋怨，我迅速走到客厅里拿起话筒。

“喂？”

“是慧吗？”是琳琳的声音，她很关心地问：“你那应征信，收到了回信没有？”

“只有三封——”

“怎样？”她迅速截断了我的话，仿佛比我更高兴。

“有希望吗？”

我向自己苦笑了一下，将真实的情形告诉了她。

琳琳听了，没有说话。但我可以想像到她在为我难过！

“算了吧！留得青山在，那怕没柴烧！”我唯有自我安慰。

“慧！”琳琳的声音有点沉重：“我们是好朋友，无论是什么，我都愿意帮助你，我看还是让我父亲——”

“谢谢你！琳！”我想起自己的处境，她的好意，我的声音有点沙哑，但我还是婉转的拒绝她的提议：“慢慢再谈吧！”

“你就是这一句话！”她有点埋怨我：“已经过了三个月了，希望仍是那样渺茫！”她一停，另一个主意又在她脑中升起：“圣琪很愿意帮助人的。我肯定他会帮助你。”

“让我考虑一些时间吧！也许明天我会收到别的公司的回信。”我不想琳琳认为我太固执或自尊心太强，我回答的语气软弱了下来。

在电话里，琳琳约我今晚去参加一个在希尔顿的顶楼举行的时装展览会，她还说到时圣琪与她会一起来接我。她迅速叫我去美容院打扮一下，没有等我的回答就收了线。

琳琳就是这么活泼、愉快。社交的活跃是同学中首屈一指的一个。每天晚上不是参加舞会，便是什么音乐会，或她

最喜爱的时装展览会。她下月便去美国学服装设计，趁未启程时，多充实自己在这方面的知识也是对的。

琳琳生长在一个富裕的家庭。她愿望的东西没有一样得不到！日子过得无忧无虑。不像我，一踏出校门，便开始感受到生活煎迫的痛苦。

唉！我真希望自己像琳琳。

坦白说，如果我的个性不倔强，微微压低自己的自尊心，接受琳琳在人事方面的帮忙，我早已找到职位了。更不用像现在这般的徬徨！

躺在床上思潮漫无目的地冲击着。一会儿想起戴毅，一会儿又想起在家的白发慈母，最后，我又想起昨夜与圣琪在文华酒店顶楼的夜总会的情形……

“慧，我祝你从心所欲！”圣琪高举起圆圆的酒杯，与我的杯子轻轻一碰。他的眸子射出一股无比柔情的光芒。

“谢谢你！”我有点害怕他的眼光，微微垂下眼避开它，浅浅一啜杯中绿色的薄荷酒。

这时舞池的灯光转为暗红色。歌手唱出一首美得如梦幻般的歌曲：“最后的华尔滋”。

我的心弦蓦然间被震动着！一股淡淡的哀愁在我心底深处像一缕蓝色的烟雾袅袅上升……同样的地方，同样的灯光，同样的歌曲不正是我与戴毅在我们离别的前一夜作最后一次共舞的歌曲吗？

如今陪伴在我身边的不是他！是圣琪，而这首“最后的华尔滋”，就是那夜我与戴毅作最后的一次共舞。

悠扬如梦幻般的旋律像化为缕缕如烟般的哀愁，深深地，紧紧地，将我的心困绕着……